

第七卷

帝都传奇

任见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柒卷

帝都传奇

任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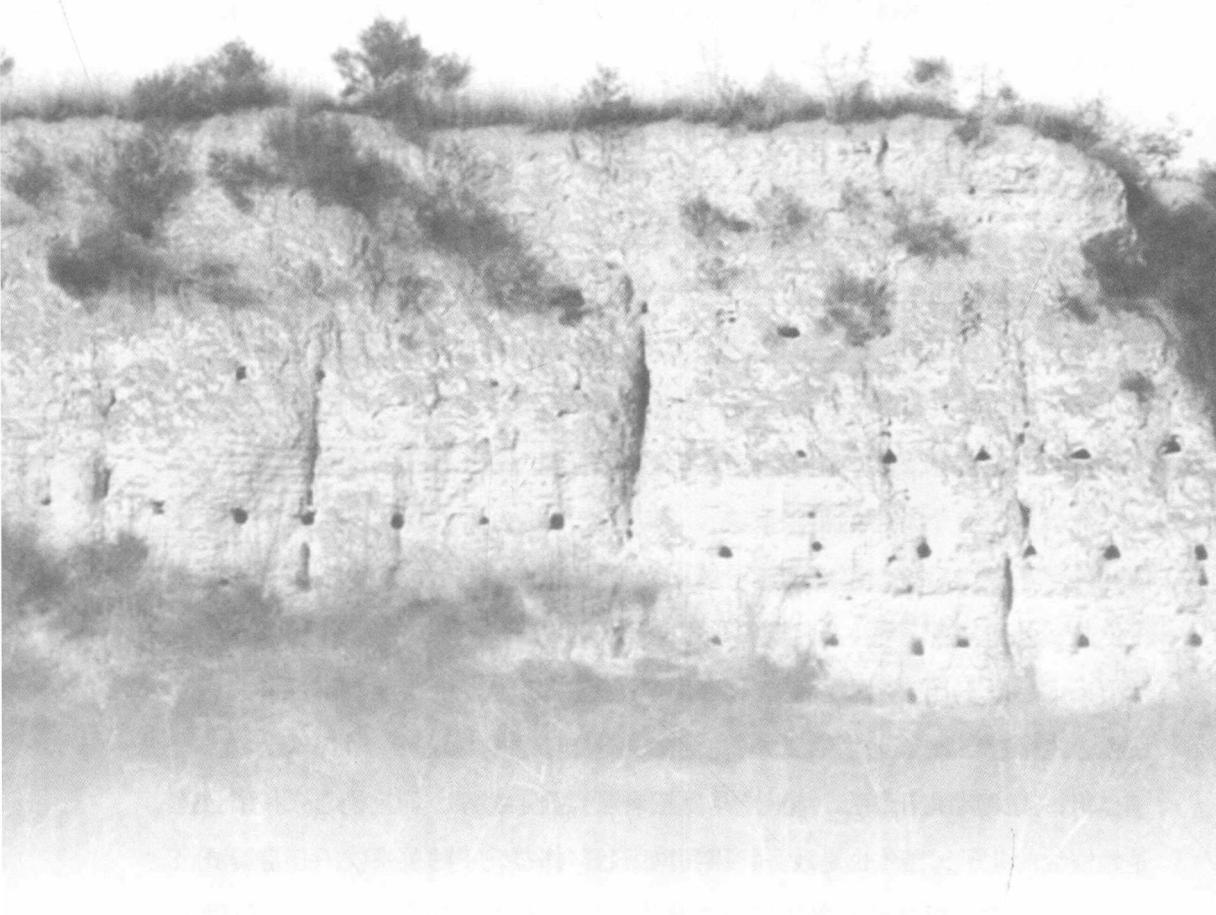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九十一章 起乎北地	001
第九十二章 徙诸河洛	020
第九十三章 脱“卑”入“汉”	039
第九十四章 英年俊像	059
第九十五章 析离弼辅	075
第九十六章 后宫斗法	095
第九十七章 波诡云谲	114
第九十八章 脱“儒”入“佛”	131
第九十九章 佛不相救	149
第一百章 情绝太极	166
第一百零一章 河阴噩梦	182
第一百零二章 替周建隋	202
第一百零三章 蓄势待起	222
第一百零四章 大军南向	240
第一百零五章 江表嗟怨	258
中国史系（七）	273
创作札记：国色天香	294

第九十一章

起乎北地



话说公元471年，北魏最高领导人献文帝拓跋弘突然宣布离休，放弃皇位，把不足五岁的年幼太子拓跋宏推到了前台。

拓跋宏——孝文帝，这个名字的读音听上去跟他父亲一样的皇帝，身高还不及那个万人景仰的座位，就被扶上去坐了。

幼儿园中班的拓跋宏，提前登基，是他父亲和祖母权斗和妥协的结果，因而小小年龄的他，只是一枚政治棋子，被布在了天元要位上。

拓跋宏的祖母，也即他的奶祖母，是心志强悍、善于权力的冯太后。

北魏后宫有个奇特的祖宗家法，“后宫产子将为储，其母皆赐死”。为了防止外戚干政，后妃如果生了儿子被立为储君，那么这位妃子就会被处死。

拓跋弘和拓跋宏的生身母亲都是被赐死了的。

冯太后既不是拓跋弘的亲妈，更不是拓跋宏的亲奶奶，但她却不仅带大了拓跋弘，也带过拓跋宏，应该说，对他们父子是比较慈爱的。

但，冯太后跟拓跋弘、拓跋宏毕竟没有半点血亲关系，而且说起来拓跋弘还是她情敌的儿子，当然也是政敌，因而冯太后与拓跋父子的关系就不好定义了。

后山帮你分析过十九岁的拓跋弘让位于五岁儿子的原因之一：他自己做太上皇，那么冯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辈分上更远，她就没有多少理由再干预朝政了。

但拓跋弘没有认识到，冯太后多年主抓朝廷工作，早已树大根深，权力难以



洛阳出土北魏陶俑

动摇，要想将冯太后逐出北魏的最高权力中枢，不是那么容易的。

拓跋弘在位时，干的一件大事，是在老丈人的帮助下诛除了冯太后的情人李奕。若他那时节拔萝卜带泥地穷追猛打，直至限制“母后”的自由，或有胜算。但他顾忌仁义孝道的个人形象，恐怕脏了羽毛，这就被动了。

拓跋弘逊位时，不到十九岁，极欲有所作为的意愿并未稍减，事实上仍在行使着皇帝的权力，离而不休。

太上皇的东征西讨没有停止，打击了北方的柔然、敕勒、吐谷浑，又勾头向南，进犯刘宋，即刘裕立于建康——今之南京——的朝廷，基本确定了北魏的疆域。

拓拔弘治理干部队伍也下了功夫，所谓“慎择牧守，进廉退贪”，廉洁的晋升，贪污腐败者收拾掉。

前曾有叙，在改革了北魏史上官员无俸的规矩后，拓跋弘把治绩考核提到了较高的位置。地方牧守，评分甲等、乙等的可以连任，满一年涨一级工资，丙等、丁等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撤职处罚，甚至责其辞职。

在刑狱方面，拓跋弘不准轻易判处死刑，“大刑多令覆鞠”，当然这也是在替小皇帝收买人心。该判快判，不准超期羁押，他说：“滞狱诚非善治，不犹愈于仓猝而滥乎！”——老不判决，比随意快判还坏。

拓跋弘还禁止滥杀牲畜，不准以耕牛献祭，以保护农业生产。

但在重视农业方面，他做得过了，颁布诏令，让工商业者一律关门撤柜，务农种田去。

公元473年，拓跋弘南巡洛阳，回程路过怀州——今天的河南沁阳，有个叫

薛虎子的求见。

薛虎子这人，原在朝中掌理百官奏折，秘书，权力不小。冯太后临朝，他不怎么配合，还对冯太后的风情韵事颇有微词，冯太后就贬他为枋头守将，一个乡镇小官。再后来又将他免官为卒。

现在，薛虎子趁机要求拓跋弘，恢复枋头守将的官职。

薛虎子说：“鄙人本无过错，贬为枋头镇将，差可接受，然复斥为兵卒，实是不该。”

拓跋弘听薛虎子申诉，觉得有道理，遂恢复其枋头镇将的官职。

为薛虎子平反还官，摆明了是跟冯太后公开作对。冯太后对此十分生气，加重了对拓跋弘的猜忌。

不过，冯太后毕竟比拓跋弘年长，她已二十六岁，又有政治手腕，就假装不知，忍了下来。

公元474年六月，二十一岁的拓跋弘再次下令，整顿司法秩序。为了缓和自己与冯太后的关系，下令前，专门请示冯太后。

冯太后自然也给他面子，一概照准。

此次，规定审理一切案件，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且必须程序合法，量刑合理。

公元474年，拓跋弘发布诏令，整顿州、郡、县争收公粮与牲畜的混乱局面，规定只能由县一级征收，征收时不准使用大斗、长尺、重秤，超过市场通用标准的，严加追究。

冯太后认为，种种迹象都在表明，拓跋弘逊位是假，以退为进，一步步地全

面占领权力是真。

冯太后是一个不甘退出政治舞台的女人，而且这时她又有了新的情人。她还知道，宫廷斗争你死我活的特性。假若失掉权力，非但情人保不住，自己也将有性命之虞。所以她绞尽脑汁，策划对付拓跋弘之计。

公元476年系孝文帝延兴六年，孝文帝十岁，在奶奶冯太后和父亲拓跋弘主持下第一次改元。

刚刚改为承明元年，六月的一日，举国庆祝，宫里也在多个夜间举办歌舞晚会。下了狠心的冯太后在毫无迹象的时候提前动手了。

冯太后派人请太上皇拓跋弘进宫谒见。没有防备的拓跋弘被伏兵擒拿，软禁起来。冯太后则对外宣称：太上皇病了。

随后，冯太后派人灌了拓跋弘毒酒，将之鸩杀于平城永安殿后室内。

孝文帝拓跋宏年岁还小，太皇太后冯氏，再度临朝听政，成为北魏事实上的政治领袖。此时的冯太后年近三十，无论才识、气度还是政治经验，都更加成熟了。

冯太后知道，朝廷不是家庭，再掌朝纲，必然面临新的挑战。

果然，太上皇拓跋弘死后，朝内局势又动荡起来。不仅如此，朝廷之外，官吏的腐败堕落、贪残刻薄，重新泛起，百姓度日艰难，反叛屡生，四处反政府起义不休。

为了北魏朝野的长治久安，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冯太后恩威兼施，开始充分施展其超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能。

二

却说当年，文成帝拓跋濬逝世之初，荣任太后的冯氏就不耐守寡的孤寂与冷清，很注意那些美貌男子，想办法将他们弄来做伴。

青年才俊李奕，系南部尚书李敷的弟弟。李奕二十出头，跟冯后年龄相当，不仅仪表堂堂，风流倜傥，而且多艺多才，善解人心，两人私通之后，如胶似漆，弄得朝野皆知。

新上台的天子拓跋弘，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正欲大干一场，谁料“母后”做出如此风流不羈之事，让他感到非常难堪。

献文帝拓跋弘本来反感冯太后干预朝政，又出了桃色事宜，拓跋弘觉得正好，于是在老丈人李惠的指点安排下，反击了。

公元470年秋天，李奕兄长李敷的好友、相州刺史李诉因罪被告发，主持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机宜，暗中提示李诉牵连李敷兄弟。

李诉为了自保，竟听命于人，无端捏造、罗列李敷所谓不可告人的“隐罪”数十条。拓跋弘借机下令处死了李敷、李奕兄弟，并夷其族。

出卖李敷、李奕的李诉，不但无罪开解，还又被献文帝擢为尚书，参决国政。

冯太后气得连死的心都有了，《北史·后妃传》载，献文帝诛李奕，“太后不得意”。

这样惨烈地失去心上人，谁受得了啊？情感丰富的冯太后暗自以泪洗面，难以终日。

有苦难言，渐成愤怒。冯太后窝着一肚子火，恨献文帝拓跋弘，对李䜣更是无法容忍。再度掌权，自然要给心上人报仇了：诛杀李䜣。

冯太后对李䜣痛下杀手，既给心上人报了仇，又除掉了一个恶劣的官吏，开了整顿吏治的头。

其他的贪官污吏，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审判，处刑。

秦州刺史、雍州刺史因为贪赃，掉了脑袋，长安守将因为作风腐败被流放。

拓跋弘的老丈人，南郡王李惠，曾策划诛杀李奕，现在跑不了啦。

冯太后以谋反大罪诛除了李惠三族。为了清除隐患，不惜搞扩大化，因猜忌嫌疑遭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

冯太后的干部队伍整顿，只诛杀不表彰，肯定要招闲话，于是她找出勤于政事、心系百姓的基层干部，表彰为模范，给予重赏。

朝中大臣，有的也受到安抚笼络。当然冯太后得确知他们没有政治野心。

对个别特殊人士的处理，冯太后出人意料。如献文帝的亲信娄提，得知献文帝被谋害，愤然拔刀自刎，血流满地，幸而有人速以毛巾裹伤，未能死掉。冯氏不仅没有审查他，反而下文件嘉奖他的忠义。

冯太后大刀阔斧对朝局的整治，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最后，冯太后培植了一个以她为核心的领导集团，成员有朝廷大臣，也有内廷宦官，有拓跋贵族，也有汉族名士，当然都是她的宠幸之臣。

三十出头的冯太后，私生活依旧毫无顾忌。

谁能管得了冯太后呢，不少强壮健美的男子成为她的新宠。新宠中，会当官的，任以要职，睡榻上翻云覆雨，政治上也是耳目股肱。



崞山



北魏洛阳城城墙遗迹

王叡，自称出身太原，自幼传承父业——算卦，因“姿貌伟丽”荣获最高领导人冯太后宠幸，一下就被越级擢为侍卫官。

接着，王叡在床榻上连续立功，职阶连续攀升，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太原大公。

这个王叡也真不是吹的，冯太后和年纪尚小的孝文帝拓跋宏去崞山游玩，带着王叡，遇到猛虎，王叡奋不顾身地冲上去，赶跑了那四大虫。

李冲，籍贯陇西，因其风度不凡，姿貌丰美，“器能优长”，为冯太后看中，得到重用，成了她的情夫。

冯太后恩幸李冲，每得快活，便将一些珍宝御物相赠，李冲生活越来越富，参与朝政也越来越深。

李冲作为冯太后最亲近的心腹，在工作上尽职尽责，谋划了许多改革措施。

李冲对孝文帝也非常好，明断缜密，竭忠奉事，孝文帝也对他“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史称“君臣之间，情义莫二”——团结协作的好榜样。

拓跋丕、游明根、高闾等，虽说距离冯太后的睡榻较远，但他们都是一时名士，朝廷委重之臣。每次开会，冯太后褒美王叡、李冲等人，也不忘表彰拓跋丕一班，以示公允。

宦官公公，在大内上班，生活在帝妃周围，近水楼台，冯太后临朝称制，对其中有才干者，自然要引为心腹，大加委任。

阉公务员杞道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皆由底层得到提拔，一岁之中，进至王公。

冯太后重用阉公公，即所谓“中官用事”，但她没有让局面失控，她对宦官



北魏坐佛



北魏陶马

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魏书·皇后列传》称：太后性严明，对阉官虽假以恩信，待以亲宠，决不放纵自流。左右之人，虽有纤介之愆，便遭捶楚杖责，多者至百余，少亦数十。不过太后生性宽豁仁裕，不计前嫌，事后仍待之如初，有的还因此更加富贵。正因如此，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冯太后在任用宦官方面，水平甚高，因而在她临朝听政时期，没有发生宦官专权、胁迫朝廷的不良现象。

由于朝廷大臣和内宫宦官都能紧密地团结在冯太后周围，冯太后的临朝专政十分成功，所谓“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

冯太后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钢铁般的手腕，纵横捭阖，排除干扰，会同渐已长大的孝文帝，运作了为人称道的内政改革，如再确俸禄、分田分地、健全乡村组织机构等，在北魏历史上，留下了一位卓有成效的改革家的形象。

在外交上，此一时期的北魏，频繁派员外出访问，频繁地接待外国代表团，有心的冯太后，还收获了一位来自南国的情人。

三

太和，是北魏孝文帝第三次改定的年号。

太和年号沿用了二十多年，期间有一系列行政动作，史称“太和变法”。

太和元年，是公元477年，孝文帝十八岁，长大了，具有真正的行政能力

了，因此有的历史研究者把“太和变法”的功劳记在孝文帝的账本上，有人还径直称为“孝文帝改革”，忽视了冯太后的作用。

实际情形是，冯太后比孝文帝年长十八岁，在公元490年——太和十四年，也就是孝文帝三十二岁之前，一直是北魏的实际执政者。

既然实际执政，冯太后就应该是“太和变法”真正的主持人。

孝文帝比较孝顺、忍让，因而在政治上比较听从冯太后，给人的感觉是，跟冯太后配合比较默契，时人誉为“二圣”。

北魏，自从拓跋珪开国，各级官吏就没有俸禄，他们的收入或财富，公开的，来自皇帝的随意犒赏，暗地里，来自掠夺和贪污。

北魏在大漠草原的时候，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官吏没有俸禄不足为奇，它占领中原大片地区后，以掠夺为主要办法的财富分配方式带来严重的问题。

战争减少，兵荒马乱中的掠夺机会少了，各级官吏的私欲没有收缩，因此他们便毫无顾忌地盘剥、搜刮民脂民膏，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献文帝拓跋弘，当年为了消减执政危机，曾下诏给官吏发放俸禄，可惜并未连续实施下来，冯太后找出政策短命的原因，予以解决之。

公元484年，六月，冯太后说：“俸禄一事，前关税收，后涉廉政，必欲细致规定。”

孝文帝说：“是的，先帝为我们开了路，我们得越走越好才是。”

于是，北魏很快制定下达了红头文件《关于班俸禄的决定》。

决定增加税收，作为长久的俸禄来源。在原来的收缴之外，每户增布三四、谷二斛九斗。

接着实施工资制度改革。文武朝臣、地方官吏，重新划定工资标准。

源头保障了，俸禄有秩级了，也按时足量发放了，法制自然要跟上，此后，再贪赃满一匹者，一律处以死刑。

新税法，对普通百姓而言，加重了负担，然而，配套的吏治法令，使当官的不敢再行搜刮，总体衡量，对百姓是有好处的，所谓“一时之烦”换得了“永逸之益”。

鲜卑贵族自行搜刮高于俸禄收入太多了，因此他们反对新办法，淮南王拓跋佗就旗帜鲜明，奏求断除俸禄，仍行古法。

冯太后和孝文帝举行常委扩大会，讨论《关于班俸禄的决定》到底好不好。

纪律检查大臣高闾发言，说：“上天行大道于世界，君王礼待臣下，臣下忠于君王，所以，级别是存在的，住房坐车应该有所不同。君王规定俸禄，臣下接受之，自古以来，就是这个道理。

“今我二圣，对先帝的规矩，进行改进，颁布再确俸禄的修正案，全国都是非常欢迎的。因为新规定，阻止了仕途贪残之心，劝勉全体干部为国效力。

“设若没有这个文件，喜欢贪污的大肆贪污，清正廉洁的干部也难以自处，这简单的道理，灼然可知。怎么能朝令夕改，中止刚刚实行的俸禄制度呢？淮南王的提案，我觉得是荒谬的。”

高闾的发言，代表了当时一批具有远见的官僚的意见，符合领导的心思。

冯太后在总结讲话中说：“高闾所议，是正确的。班禄制度，非但不可更改，而且要加大力度，深入推行。”

为了将新的俸禄制落到实处，北魏朝廷派出工作组，到各地巡察，检举处置

食禄之外贪残犯赃的害群之马。

孝文帝的舅舅李洪之，时任秦州兼益州刺史，双料官职，也双料贪污，冯太后和孝文帝下令，把李洪之加上脚镣手铐，押回京师，召集文武百官，进行审判。

拓跋宏亲自主审，一条条宣布李洪之的罪状，之后判决他归家自裁。

同时查处牵连有关的腐败窝案，坐赃处死四十余人，监禁六十余人。

严加整饬后，吏治大有改观，贪赃受贿的官员，无不恐慌，贿赂的事，几乎绝迹。

翌年秋天，大臣李安世，上疏建议“均田”，就是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

均田之议提出，土豪恶霸的土地，要拿出来大部，分给佃农自耕；那些无主荒田，按人口分授给农民，使失去了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

在均田中，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每人配给无树农田四十亩，女子每人二十亩，奴仆婢女，各有十亩；农民如果有一头牛，加配农田三十亩，但以四头牛一百二十亩为限。

如果是贫瘠土地，则加倍或加两倍配给。

农民身死之后，土地缴回官府。

均田令规定，第一次配给土地的男子，应拿出二十亩至少种桑五十棵，这种“桑田”可以世代经营，身死之后也不必缴回官府。

种桑是为了保障养蚕吐丝，织造衣物的需要，跟工业沾边，因此是鼓励的。

地方官员，也有土地。在衙门附近，依照等级，配给公田一份，自给自足，离职时移交给继任官员，若谁卖掉公田，要治罪的。

原先，好多人口荫附于豪强名下，其实豪强对他们的剥削照样十分严重，比朝廷厉害得多。现在，这些佃客得益于新政，摆脱了束缚，跟流亡无居者，都成了政府的编户良民，成了国家控制的劳动人口和征税对象。

政府规定，土地承包制度五十年不变，得到田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

北魏社会经济结构非常落后，均田制度，使其迅速向先进的经济结构过渡，就是说，很快地，封建化了——学到了汉人的方法。

汉族的封建统治方式为北魏统治者所用，不仅使北魏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而且，历经北齐、北周，到以后的隋唐，约三百年时光，一直在沿袭和发展。

故而说，北魏的均田制，对中国历史的确做出了重大贡献，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统治者还在借鉴呢。

却说西晋王朝灭亡后，居于北方的豪强世家，大多聚族而居，设置壁垒，对外防御，对内自给自足。北魏统治了，任命把持一族的豪强地主为“宗主”，宗族长，相当于村组长，行使地方行政权力，谓之宗主督护制。

在宗主督护制的掩盖下，社会上存在十分严重的户口隐匿现象。

政府按照户口征收税赋，宗主的申报往往失实，他们把三五十家报作一户，千人百丁一个户口本，而当时北魏的“户调法”叫做“九品混通”，小门小户的自耕农和宗主管理下的“大户”等量齐观，一个征收标准。这样就轻重失衡了。

依据户籍上登记的户口，征收户调——赋税，实际缴纳比例相差巨大，既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又遗留社会隐患。

把基层隐匿的劳动人口编入国家户籍，能增加政府税收，又能抑制豪强势

力，冯太后和孝文帝发扬民主，请大家想办法，定方案。

大臣李冲提案：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管理法”。

李冲说，汉族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伍什里甲”，不妨搬过来，谓“邻、里、党”。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里、党各设一长，合称“三长”。

三长，由本乡推举，让那些守法有德、善于办事的人担任。他们负责检查户口，管理生产，维护治安，催征赋役。

三长数目很多，因此任三长者不可能都由朝廷发放俸禄，可免除其家中一至二人的官役，是为职务酬报。

冯太后对李冲的提案赞不绝口，立马批转孝文帝阅览，接着，召集公卿进行讨论。

太尉拓跋丕极力赞同“三长管理法”，说：“太后、陛下，臣以为此法若行，公私皆可受益。”

总理办公厅主任郑义、政府秘书长高祐等，反对，认为推行起来，涉及面广，难度太大。

郑义还以退为进，吓唬冯太后：“太后倘若不信，就只管试行好了，有日事败，就知道臣等所言，皆属珍贵之议。”

著作郎傅思益又酸又臭，尽管只有空话，还是危言耸听：“三长之法，倘或推行，恐生扰乱，臣以为不可，不可。”

有的大臣见风使舵，爱和稀泥，这会儿发挥“泥才”了：“此时季节交替，适值农忙，猝然改制，新旧杂合，恐惹出怨怼，反为有害，莫若等待秋收以后，